

散文

沧海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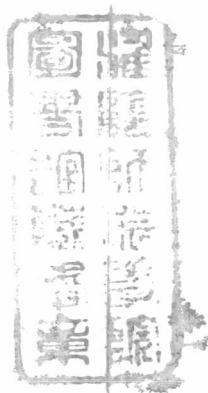
15

拾伍卷

叶文玲文集

作家出版社

• 1366392



叶文玲文集

拾伍卷

沧海大文章

作家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663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海大文章/叶文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1
(叶文玲文集)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I. ①沧… II. ①叶…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790 号

沧海大文章

作 者: 叶文玲

责任编辑: 李明宇 马云燕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441 千

印张: 17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97 - 3

总定价: 360.00 元 (全八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又一次在杭州探望巴老



✕✕ 在福建冰心文学馆



▣▣ 漫画家丁聪是忘年交



▣▣ 在黄苗子、郁风夫妇家的厅堂里



▣▣ 谢晋说，到一百岁也不会言老



▣▣ 美林和马是我乐见的

目 录

沧海大文章	001
太行无愧天地人	012
迎您的是满天星斗	022
四代痴情庄稼汉	024
心中的乌镇	027
你是一部志书	032
敦煌铸就五字碑	038
流水永恒	047
海立钱江拜一代宗师	057
灵魂净化之所	061
长者	065
写意丁聪	068
迟送一朵雪莲花	075
寂寞分水塘	082
桃李无数叶不老	086
大雅若淡	090
此“风”长随春风在	094
特殊的日子	098
你使我感觉了祥和	103

天堂定有电影	108
为梦想挽弓	113
品位因他们而提升	124
书剑长随“半唐斋”	129
美林的长征	135
香在墙外	145
选择的美丽	150
菊坛有心人	154
愿筑一座“望兄亭”	158
尊受居者	173
书骨如山托厚重	188
开心宝典	195
揽山海在手	201
做客海棠园	206
没有名片的朋友	211
“四女”杨小白	214
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218
《红》茶知己	223
“瓷人”叶	226
欠我一顿早茶	232
半亩园主	237
谢晋逸事	243
素心如简	247
茶滤文梦深	251
三个瞬间	255
铁石梅花气概 山川松柏精神	258
风云妙手著华章	263
美韵无限千岛湖	267

水上的绍兴	271
伞外听西塘	275
牵挂古运河	279
无言新安江	283
天海相伴无穷极	287
兰里的文星水月	294
赏韵塘栖镇	300
一方芝田	303
三上方岩	307
湖之籁	313
岛的握手	316
好酷的松兰山	321
又见新昌	325
阿拉宁波	328
我“台”路桥	332
不恨相识迟	338
黄岩翻簧	344
仙居花灯	348
横店山水有清音	352
罕见的台风博物馆	357
绿幽红闹话宁海	360
气压江城十四州	365
妖尽人间春	372
城与梅花一样清	378
城市的明眸	382
酩酊九龙坡	386
更觉水云深	390
永远年轻	396

绝色长春	401
又见开封	407
要靓就靓它个五彩缤纷	414
新疆川藏行	
云恋喀纳斯	418
人与沙漠	422
和田玉与阿勒泰石头	425
石在山水中	428
但见水如故	431
不敢享受的福分	434
韵流边边街	438
九寨沟的笑靥	440
最不值钱的是金子	442
仙丹妙药	445
鱼宴与藏宴	448
两个山口两个“错”	450
怀恋香港	454
钟情澳门	458
倾心无如华宝斋	465
快乐的时光	471
冰姿雪韵第一妹	480
想念那碗玉米糝	485
惬意最是品茗时	493
弦歌清音动地来	498
椽笔纵横浙水滨	504
但期烛光耀彩时	509
此韵只合西湖有	513
众星相聚“百联阁”	516

真性情与好收藏	521
石不能言最是诗	524
书斋絮语	528
书心晶莹	530
“羽化”成杉	533

沧海大文章

月白风清的深秋，孤灯独明的时刻，夜已阑，人未歇。这在我，已成惯常，这在我，是灵魂出窍可以尽情遨游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最佳时刻。

连日来，手边这一卷卷书，已令我又一次心驰天外，幻觉与现实置换，场景与角色交错，恍惚间，飘现的是一行行龙飞凤舞的文字，一方方溅着血泪的丝帕……

这卷书的作者说，这是一方邓拓为丁一岚写的诗帕，是一方浓缩着历史的淡黄色丝绢。才情超群的邓拓，以飘逸的字体录下了他写于一九四四年的《场地歌四拍》，作为爱情的信物赠与爱妻……因为是邓拓，接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遭受深重大难的年月，丁一岚机敏地将它缝在了棉衣内襟里，而今终于得见天日。诗帕当时虽未与诗魂同葬，但诗帕主人的命运，却与其早年投身革命写的《别家》诗和后来的《黛玉葬花》词中所言那样：“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在劫难到来之初，“只有凄凉死”——以自尽的方式玉石俱焚！

我的心不由颤抖起来，眼前晃动着那方诗帕，一颗心却飞回了刻骨铭心的一九六六……

人的一生，常为某些特定的物事、场景，或刻骨铭心，或幽怨默默难以释怀。我之所以感慨系之，是因为我和哥哥叶鹏都有过并且同样酿成过爱情悲剧的绢帕和诗帕——哥哥曾以《一方

花手帕》为题，写他的朋友、美学家施昌东因莫须有的“胡风分子”罪名在复旦被捕，公安人员在带着他穿过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复旦校园时，在那冰凉的手铐上复上了一方花手帕。这个令人悚然惊心又意味深长的细节，令当事者刻骨铭心，也令后来得见其文章者无不动容。所以，眼下见到有关诗帕的命运和邓拓这一名字，不能不令我揪心。

朗朗乾坤，每天都发生着无数故事，许多故事往往是后人讲出来的，故事中最动人的往往是细节，而细节是最高明的讲述者也编不出来的。《文汇报》刊登这篇小文的编辑说，当初她一接到稿子立即编发，就是被“花手帕”这个细节所打动。

我与亲人们也曾在“文革”起始就首遭劫难。现在，我只能以“祸从天降”形容那个年月所发生的更为惊心动魄的事。我那一九五七年受过惩罚因而更加尽责教书的先生，在奉命向学生讲解并批判《燕山夜话》时，竟又有一桩罪名横落头上：“明为批判、实替邓拓辩护”，于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全市文教战线第一个被揪斗的“邓拓走卒”！

而后的一切可想而知。幸而，我的记忆虽然健全，但对所经历的痛苦早已麻木。

现在，就似一缕晨曦骤然透进时光隧道，这本聚焦邓拓生平的书令我如鲠在喉，思潮难平。我顿然觉得与编撰者是如此心灵相通，即便早已春换人间，即便在大部分老百姓都已过上好日子的今天，历史，特别是欠债未还的历史，仍如一个永不入睡的巨人，双目圆睁赫然面对着绵延下来的现实。而乔装粉饰应该反思的往昔，就是患了时代的软骨病，忘却曾经的劫难，更是对历史最大的不诚实。

“文章应论到渊奥，情谊相许披胸襟”——这两句话恰似一根引线，出窍的心魂，不觉云淡星暗日落月升，随着作者机智地撒亮的聚光灯，一页又一页的血泪诗笺，更燃起我夜读的热情。

“一切似乎都已久远，但又离人们很近”——作者说。

于是，我在时而久远时而又很近的时光隧道中继续穿行……

我追上了前头一位人物：黄永玉。

与浑身都是故事的黄永玉在一起，是很开心。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一次聚会，某宾馆的一间大屋里，会聚了一班久未会晤的老朋友，旧雨知交谈吐肆应，自然欣喜。这中间，笑声最响亮且不时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的，就是黄永玉。虽然，我也只是先前从“文革”中有关猫头鹰“黑画”事件中始识了他和他的那些风骨别具的画，而后也没有更多机会亲聆他讲幽默有趣的山海经。但是，当时光听他发自肺腑的大笑，光看那张风雨沧桑但满额皱褶都化做了灿烂云霞的脸，就足够足够了。是的，有着这样坦荡而恣肆无忌笑声的人，就是一个最本真的艺术家，是无庸言说的性情中人，是足可以教你敬重信任、无需戒备提防而能跟着他一起走的人。我听说不久前，就是因为嫉恶如仇的性格，就是因为不能容忍和轻易原谅那些他眼中的“小人”，他竟摆出“力士”的架势要与“小人”好好干一架！

文艺界有此坦荡性情而又具豪侠肝胆的人士，据我看，一是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自称为“出土文物”的萧军，再就是黄永玉。萧军不管怎么说是行伍出身且真还有点拳脚功夫，而黄永玉尽管也从少年时就开始其长达十多年的漂泊，虽然也经历了无数的沧桑风雨，但观其形貌，我相信光凭他的力气，他是既擒不了匪贼，也打不过无赖小人的一个瘦单单老头。当然，那瘦骨是敲而有铜声的，而身躯的单薄，也决不妨害他贮存满腹的锦绣才华。

翻阅黄永玉，他开怀的笑声总好似响亮耳边，那根一直叼在嘴角的大烟斗，也好似不时散出一缕缕浓烈的烟味而缭绕我的鼻端；我不由忆起八年前又一次脚踏实地到了湖南，厮跟着这位“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过吉首，走湘西，喝湘泉，品“老鬼”，坐上“翠翠”和她爷爷所划过的舟船，沿着那条小小而绵长的清

水河游荡；上了岸，我再看他堂叔沈从文的老屋，看那座与青山融为一体的坟墓……不知不觉间，我也学了他的样儿，忽儿折一根软溜溜的柳枝，忽儿掬一掌清凉的河水，我在这位大多时候总爱至戴一顶帽子的快乐汉子身后，悠悠闲闲地走在凤凰的小街和吊脚楼下，快快乐乐地“走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自在悠荡、这样的快乐游走，多么惬意，多么好！于是，原来被“文章满纸书生累”的邓拓所激出来的一腔热泪，竟被潇潇洒洒引领我走天涯走湘西的黄永玉收缴得不剩半滴！于是，在喜好引用“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这一佳句、很爱自称“浪荡汉子”的黄永玉身上，我痛饮着文学与绘画艺术交融的双料佳酿，一边一次次地忍俊不禁，在阅读中渐入佳境，尝享着知识的琼浆，尝享着因进一步识知书中传主所带来的无限快感……

立在清水河的小船头，气定神闲未几，扑腾一声，我跌落在一个不浅也不深的湖中。

我立刻认出来了，这湖叫太平湖。

太平湖于现今的北京地图已不复存在，但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是一个特殊而不可忘却的湖，凡是经历过六十年代那场浩劫的人，提起太平湖无不有切齿之痛。

我说这湖不深，是因为听说后来这湖被填平改造成存放地铁车辆的停车场时，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说这湖不浅，同样言出有据，因为，若不是它当年浩荡的湖水，怎能淹没得了老舍先生这高大的身躯和伟大的灵魂？

这些年，在文学长途深深浅浅的跋涉中，在文学丛林曲曲折折的寻觅中，我曾为有机会亲见并有幸聆听教诲的前辈：茅盾、冰心、巴金、夏衍；再就是对我的创作有过耳提面命之恩的师长如苏金伞、张光年、陈荒煤、冯牧、唐因、秦兆阳等人，撰写过一些怀念文章。

老舍先生是我极为敬佩却又未能亲见的大师，于是在每每阅读他的作品时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特别在得知他是那样惨然离开人世后，黯然痛悼之际，心中更有一块无法填补和替代的空缺。

盛世惜来迟，哲人哀早衰。我想，即使命运之魔不与中国的文人开这么大的玩笑，即使老舍先生有某位天神为其撑起安全伞能够安然度过无妄之灾，平庸如我者也不一定能得见这位曾被尊为人民艺术家的大师。

我记得，我是少年时从语文课本中始识舒庆春——老舍这一大名的，自此我开始着迷他的作品，对他运用平白如话的语言把一个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的本领，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的那些教人读之不厌、那些栩栩如生地活在舞台更活在人们心中的人物、他孜孜不倦求索光明不断探寻文学原矿的一生、尤其是孤魂高洁毅然以自尽而捍卫人格尊严的一死，更教我打从心底敬重并感慨无尽。我常常不由想起大通学堂门斗的一副楹联，自然，老舍与徐锡麟、秋瑾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人生同一死耳”，他们为捍卫真理不惜捐躯，都同样地泰山独重，故而，也可说他们是求仁得仁无所怨，“虽死不死乃自由”！

我说过，当年我等这样如芥豆之微的小人物，在不幸降临时能够咬钢嚼铁吞饮痛苦、能够熬过一次次浩劫，就因为心里常常刻着这些文坛星斗的名字，是他们的作品支撑着我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我记得，即使在那些啼笑皆非的年月，我的脑海里也会常常浮现起那老实而又总是一身汗淋淋的祥子、那善良泼辣而露着虎牙的虎妞；那捋着一蓬白胡子、恪守诗礼传宗“四世同堂”的祁老人……是的，我是那样由衷喜爱老舍先生的小说和他的全部作品，正是从那些令人愤、令人怨、引人笑、引人思的作品里，我得悟了什么叫“薪木百年余手泽”，什么叫“文章几辈接心传”！

于老舍先生，我们永远燃着虔诚崇敬的心香。